

# 《世界如此危机》连载(三)

高连奎/文

## 直接慈善比间接慈善好

对于慈善，我更欣赏“直接慈善”，也就是捐赠人直接将钱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尽量减少慈善组织在其中的周转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，这已经成为了可能，而且已经有组织在这样做了，而且做得挺好，比如在浙江金华就有一个“施乐会”的组织，号称是全球首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透明慈善组织，他们在网站上公布需要救助人的信息，也将捐赠人的信息公开，并且宣称每笔善款都“公开！透明！直接！即时！全额！”到达受助人手中，他们这种“直接慈善”基本做到了“三公开”，那就是善款来源的公开，被救助人信息的公开，善款到到达情况的公开，因为有了这“三公开”，不会受到任何的质疑。

另外长春的“春城志愿服务联盟”等组织也在推广这种慈善模式，笔者认为，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大力推广的慈善模式，也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慈善模式，而这一模式也应该取代传统的间接慈善，成为世界慈善的主流模式。

这种做法，如果不是政府的强制，很多慈善组织是不愿意这样做的，他们更喜欢“黑箱操作”。直接慈善，在技术上可以说毫无问题，互联网技术已经成熟这么多年了，各大企业也早就普及了信息管理系统，但我们的慈善

组织实现了透明化的并不多，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呢，关键还是利益问题，如果公开透明了，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。我们不要认为，在慈善组织工作的人就一定有爱心，很多人还是将其当成一个工作，“混口饭吃”而已，而且还不排除慈善组织中存在蛀虫，这就是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，而各大慈善组织就是不愿意进行公开的根源。

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，从这方面来看，直接慈善，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。

慈善不是福利，福利带有普惠的性质，而慈善更需要个性化和针对性，民间慈善选择性太强，这就导致覆盖面过低。比如富人慈善主要是捐献图书馆、音乐厅、运动场，而这跟穷人几乎没什么关系。

我认为中国应该成立一个政府部门，专门来负责慈善的事情，首先借助政府的力量做好需要慈善救助人群的摸底工作；其次借助政府的信息优势来整合民间慈善力量，帮助与协调社会慈善组织让慈善真正做到位。

中国不能让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成为慈善盲区，中国慈善业的规模应该以“需要得到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”为最终目标。

设立政府慈善部门，出了问题也容易问责，而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部门，而是任慈善组织各行其是，导致很多问题出现。

慈善只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无奈现象，而真正文明的社会，还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，社会慈善取代不了社会福利。

## 金融保险能够替代社会保障吗？

用金融保险取代国家福利，这是很多人极力推的一个主张，这个主张，看似有道理，其实是错误的。而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。其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养老都没有用社会保险来替代，而且这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生存成本和消费水平两者相似，但不完全相同，生存成本是指必要性消费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在古代人们出行主要靠走路，后来改成了骑自行车，再后来是公交、地铁，最后是私家车，比如现在的美国，没有自己的汽车寸步难行，中国以后也是这样。这几种出行方式的转换，就体现了生存成本的提高。

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个养育小孩的例子，在古代一个家庭可以养育几个小孩，而在现在的年轻人，即使养一个小孩都是非常大的负担，很多年轻人结婚很久都不敢要小孩，这也是生存成本升高的表现。

其实吃住行各方面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。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，生存成本也越来越高，这是辩证统一的，比如现在每月的手机话费、上网费，在十几年之前，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的。可以预计，在未来，人们肯定还会生活越来越好，不过生存成本也会越来越高，而且这是不可逆的，原来那种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由通货膨胀和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导致的问题，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，我们如果从年轻的时候，开始攒钱养老根本不现实。年轻时的储蓄，到了老年之后，已经缩水殆尽。因此，现在各国的养老保险都是现收现付制度，也就是全社会需要为老人支付多少养老金，就从年轻人那里收多少的社会保障税（费），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带来的财富缩水。

我们可以举我国曾经实行的“老农保”的例子，据中国之声《新闻晚高峰》报道，在1995年，家住浙江省台州市的黄大伯做了一笔投资，当年月工资只有70元的他花了200元——相当于他月工资的3倍，为老伴和儿子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。17年过去了，现在黄大伯要是按每月领的话一个月只有2元。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被网友冠以最牛养老

保险之称。17年前自己一个月70元的工资可以勉强养活一家人，而现在连咸菜都是4元一斤。

其实“老农保”就是走的商业保险的路子，17年之后，原来的200元变成了300多元，虽然增值了不少，但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生存成本比起来，每月2月，简直少的可笑。

因此现在世界各国都实行现收现付制度，而不搞商业保险。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养老一章中，还会详细的介绍。

其实除了现收现付，世界各国也有个人账户，个人账户一般实行基金积累制，这不占主要地位，所谓“基金积累制”，是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缴费，交由社保机构，并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，等退休后，该基金再将养老金和投资所得支付给投保人。

这在美国叫401k，中国叫个人账户，道理都是一样，都是不由国家进行统筹，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，这部分资金，大多是十年前、或是二三十年前缴纳的养老金，其实都面临着极大的财富缩水，都必须进行投资保值。这里面也有巨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如果不进行投资的话，那就面临财富缩水，如果进行投资的话，那就面临风险。因此这种方式多适用于国家养老金之外的雇主养老金，占比很小。

## 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

陈志武是推崇金融保险的学者之一，在其书中分别提出了中国“钱多”和“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”的问题。

在论证“钱多”时，他看到中国人“买房有钱，投资有钱，到境外旅游有钱，买奢侈品、买高档车有钱”，因此提出了中国人“钱多”的问题。

首先，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，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多本身就不靠谱。资本化确实存在，但钱多钱少，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，与资本化关系不大，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，按照陈志武的逻辑，资本化程度越高，私有化程度越高，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，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，但是以GDP为参照，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，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，所有总量要多一点。

其次，笔者认为中国“钱多”是假象，这种假象首先是由于贫富分化造成的，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，但富有群体购买奢侈品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。我们在看到富有群体“钱多”的时候，也应该看到穷人的“钱少”，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，就说中国钱多，而没有看到另一面。

陈志武所谓的“资本化”其实就是私有化，他认为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，所以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，应该将国有企业、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，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，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，但也造成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，陈志武还在以“让中国人更有钱”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，可见学者的“选择性失明”是多么的可怕。这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堆砌一些毫不相干或是片面之极的理由。

另外中国“钱多”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，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，以支持企业的投资的钱，不幸被用来进行资产投机，所以中国出现了一方面股市、楼市、黄金市场交相红火，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的局面，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、股市红火的一面，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。中国投机盛行的学术原因称为“流动性过剩”，但“流动性过剩”与“钱多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，“流动性过剩”的原因是钱太便宜，而不是多，是因为利率低，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大搬家，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。

## 消费多，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

另外“钱多”的假象其实还有一个来源，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，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，不仅在中国，金融危机前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，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，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些用于消费的钱，或者美国那种信贷消费的钱其实是银行储蓄的转移，这才是问题的本质。

总之，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，中国钱多是“假象”，现在的中国，富有群体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，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，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，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“贫富分化”和银行储蓄的转移，这才是主因。

解释清楚了“钱多”的问题，也就基本上解释清了“钱多为什么还不安”的问题，中国人的“不安”不是因为“钱多花不了”，而是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，变成了“什么都需要钱”的高成本社会，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，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，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，比如原来在家庭、亲友、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，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；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，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；中国人的不安

帮，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。

商业金融不是万能的，但是人类也无法回归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，因此完善现代社会条件的社会保障模式才是正路。

## 穷人信贷能代替社会保障吗？

妄图通过向穷人放高利贷来取代对穷人的救济，最终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，向穷人放高利贷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，也是次贷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。

社会福利信贷化的实质很简单：穷人买不起房吧，不好意思，政府也没钱，那怎么办呢，政府可以帮你贷款，你可以自己贷款买房，这就是“社会福利信贷化”，其实这就是小布什发明的“花招”，也是这一政策导致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。

克林顿时期，美国财政赤字不断下降，到1999年实现首次盈余。但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不到5个月，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税1.35万亿美元的议案，并获得通过。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。小布什任内，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，耗资巨大，再加上减税，导致收入减少，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，第二年财政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.570亿美元。2008年10月7日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纪录。

## 财政赤字无法承担公共住房减税

高企的财政赤字导致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，因此布什执政期间，美国公共住房投入大幅削减。以“希望六号计划”为例，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“希望六号计划”，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。在原来“希望六号计划”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~5亿美元，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。而小布什从2003年起，就试图取消对希望六号项目的资助，希望六号项目的噩运也由此展开，其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年的1.43亿美元，可谓一落千丈。

在任何国家，住房都是个大问题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，应该纳入社会保障，由公共财政来解决。在社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，这是一个常识。

如果政府不履行住房保障责任，就容易造成社会动荡，这也是一个常识。以前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提高“住房拥有率”作为政府的施政重点。罗斯福有句名言：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。这是非常经典的概括。

美国的社会保障房政策在小布什任期内大幅改变，政府免费给穷人住房变成了政府帮穷人贷款买房，这一过程中，政府负责的部分就是通过政府支持的企业（房地美、房利美）将住房信贷进行资产证券化，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，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。

美国借这一政策造成了虚假成功，美国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%，不仅房屋数量快速增长，房屋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豪华。自有住房的面积从1973年的约142平方米上升到2004年的约204平方米，这期间大部分穷人靠信贷拥有了自己的住房。

但是帮穷人贷款可不是那么容易，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是绝对不给穷人进行贷款补贴的，而美国又是个信用社会，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，美国信用评级公司将个人信用分为五等：优（750~850分）、良（660~749分）、一般（620~659分）、差（350~619分）和不确定（350分以下）。

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状况，美国房屋贷款分为三级：（1）优级，（2）近似优级，（3）次级。信用在一般以下的人的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。由于穷人经常失业，收入低，不稳定，且交不起首付，信用都非常的低，因此穷人的贷款都属于次级贷款，所谓的次贷危机，其实质是穷人贷款危机。

在美国优级贷款围绕平均利率波动，差别不大。而次级贷款，由发放机构自己定利率，且以浮动利率为主。在2001年，这种浮动利率贷款仅占10%，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就飙升至30%，到2006年，被证券化的次级贷款中，浮动利率贷款占40%，与浮动利率贷款相关的产品达到74%。因此次级贷款人，实际承受着更高的利率，而美国的总体利率不可能永远维持在低位，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后，穷人这些贷款的利率也跟着上浮，因此到还款的时候，这些贷款已经是彻头彻尾的高利贷了。

## 如何骗穷人借高利贷？

有政府企业帮忙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后，银行就可以进行滚动信贷，贷款也就变得容易多了，大约从10年前，贷款公司的广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在电视上、报纸上、街头或在你的信箱里：

“你想过中产阶级的生活吗？买房吧！”  
“积蓄不够吗？贷款吧！”  
“没有收入吗？找贷款公司吧！”  
“首次付款也付不起？我们提供零首付！”  
“担心利息太高？头两年我们提供3%的优惠利率！”

“每个月还是付不起？没关系，头24个月你只需要支付利息，贷款的本金可以两年后再付！”

“担心两年后还是还不起？哎呀，你也真是太小心了，看看现在的房子比两年前涨了多少，到时候你转手卖给别人啊，不仅白住两年，还可能赚一笔呢！再说了，又不用你出钱，我都相信你一定行的，难道我敢贷，你还不敢借？”

在这样的诱惑下，无数美国市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贷款买房。

传统高利贷都与黑社会绑在一起，穷人还不起钱，就用暴利手段进行讨债，而美国的大银行不可能也雇佣黑社会！于是创新出来了，银行利用“资产证券化”将高利贷转让出去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早晚还不起钱，这些债属于“烂债”，因此他们必须将这些债转让出去，才可以将风险转嫁出去，自己还可以从中赚取一笔可观的利润。

## 如何将高利贷转让出去

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成按揭证券，向市场出售。银行从市场拿回现金后，再发放贷款，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。房贷的风险已经分散到众多投资者身上。因此，商业银行可以无节制地发放房贷，而不需要担心自有资本够不够。

而对购买按揭证券的人来说，证券的收益靠贷款的还本付息来支持，而且还有物业作为抵押品，因此，视其为很安全的投资工具。由此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水到渠成，但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贷款都是高利息贷款，而还款人都是穷人，因此他们的利益从现实上看是难以得到保证的。

## 风险被放大

随后，华尔街在抵押证券的基础上，又进一步衍生出各种其他金融产品，无限制地创新金融衍生品，产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杠杆效应，创新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，风险被无限放大，一旦房价发生波动，就必然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，从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巨大冲击。

为了让全世界购买美国的次贷证券，美国政府直接出面进行推销。比如，美国政府曾派遣住宅和发展部部长访问中国，招揽中国外汇储备这一大客户，同时，与中国的商业银行接触，商谈购房房贷事宜。

## 另一个欺骗环节

为了让投资者了解这些次贷证券的风险，评级机构给这些证券产品打分、评级。然而，评级的费用却由次贷销售机构提供，它们之间的这种利益输送关系，最终导致大量不良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项目。

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，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，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。房价下跌，先是普通民众无力偿还贷款，然后贷款公司倒闭，避险基金大幅亏损，继而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巨额亏损，同时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，然后股市大跌，民众普遍亏钱，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，最终次贷危机爆发。

借高利贷买房的人有了梦寐以求的房屋，当他们欢天喜地地享受这种拥有住房的快感时，却发现这快感竟然是如此短暂。

在2008年上半年，美国343159个人失掉住房，让穷人买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由于穷人的信用情况不够贷款资格，更不够资格享受贷款优惠，这需要各个环节和多种条件的配合。这一切好像是市场自发做到的，实际是被一只黑手操纵着，这只黑手就在华盛顿。

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。

财富并没有消失，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，美国的穷人白住了两年房；美国的金融机构赚取了大量的利润，最后一破产，所有债务都不用再偿还。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并出售给全世界的政府、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，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，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中国政府和中国的金融机构，这些投资者才是这次债危机最大的受害者。

对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，有人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评级机构，有人归结于过度资产证券化，还有人认为是房地产泡沫，但这都是程序性因素，而如果找到源头，那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小布什实行的“社会福利信贷化”政策，也就是政府不对穷人进行帮扶，反而向穷人放高利贷，这与黑社会有什么区别。

对于那些收入非常低的人，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社会保障，而政府如果抛弃了这一本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，那早晚会以更大的社会问题爆发出来。

“穷人高利贷”、“信贷消费”、“给富人减税”，是小布什模式的核心，其中用“穷人高利贷”取代国家福利是不可持久的，信贷消费和富人减税都只能带来短期的繁荣，这都不是强国之策。

(待续)